

江碧水 向东流

长江大保护十周年
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

襟抱碧水幸福长

□贵州省毕节日报社记者 韩贤普 陈曦 黎西奎



黔西市新仁乡化屋村拍摄的乌江美景。(无人机照片)

乌江南源、北源各自将高高的乌蒙山劈成深深的峡谷之后,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汇合,从此以“乌江”之名一路奔流,汇入长江。

化屋村原名“化屋基”,苗语意为“悬崖下的村寨”,整个村子被险峻的群山和湍急的江水环绕。过去,交通闭塞,产业匮乏,人迹罕至,守着绿水青山受穷。如今,道路畅通,产业兴旺,游人如织,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化屋村的蝶变,涌动在碧绿的山野间,闪耀在粼粼的波光里,印刻在人们的脸上。

非遗绽放文化魅力

化屋村是典型的苗族村寨,人口中96.7%是苗族,苗族刺绣传承久远,苗族女孩从小就学习传统刺绣手艺,个个都是刺绣能手。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化屋村考察时指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要把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

承好、发展好。”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化屋村全力传承、发展包括苗绣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发展文化产业。

苗绣不仅是化屋村靓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围绕“打造一个品牌、建设一个基地、培养一批人才、开发一系列产品、拓展一个市场、形成一个产业”的发展思路,化屋村采取“公司+合作社+绣娘+农户”的模式,塑造化屋苗绣、文丽刺绣蜡染等品牌,开发文创产品100余种,带动22名绣娘就业。2024年,仅文丽刺绣蜡染公司销售额就达180万元。

为了更好地用文化编织群众的美好生活和村子的未来,化屋村挖掘整理苗族多声部民歌,编排芦笙舞、板凳拳舞、打鼓舞等民族舞蹈,成立民族歌舞表演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文旅活动,有效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如今,“化屋多声部民歌”“打鼓舞”“苗绣”“蜡染”等7个项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化屋村所在的新仁苗族乡先后两次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旅游绘就振兴图景

夕阳给“山水云间”民宿镀上温暖的色调时,游客正趁着光线在露台上抓拍如画的江景,连老板杨龙刚刚专门端上的心意都顾不上品尝。这是一碗热腾腾的苗家酸汤鱼,也是无数游客难以忘却的舌尖记忆。

2018年,在外打工8年的杨龙回家过春节,看到家乡旅游发展风生水起,乡亲们纷纷买游船、开民宿,依托家乡的美丽风光吃上了“旅游饭”,于是就利用自家房屋办起了民宿。2021年,他和妻子投入积蓄,将自家的民宿升级改造成了现在的“山水云间”。

为了给游客更好的旅游体验,杨龙线上学布置、线下学经营,用抖音微信推广。很快,这间充满苗乡风情的民宿就火出了圈。“上月有位重庆客人,住了三天不想走,说空气甜、水净、能数星星。”杨龙翻着手机里的电子留言簿说,赚钱之外,更想通过游客把家乡的美传得更远。

杨龙和他的“山水云间”民宿的故事,是化屋村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4年,化屋村接待游客70余万人

次,旅游综合性收益达1.6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

除了开办民宿,化屋村还积极构建“水陆空”立体复合旅游观光体系。开发直升机、滑翔伞等低空旅游,修复“手扒岩”苗族迁徙古驿道,引进“璞墟”“他山纪”“花都里”等精品民宿落户化屋,带动发展民宿25家。投资3500万元建成的花都里·化屋度假营地,已成为化屋村旅游的一张特色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让化屋村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美丽乡村休闲乡村”等荣誉。化屋各族群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05万元增加到2024年的3.28万元。

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化屋村的青山绿水间徐徐展开。

产业筑牢幸福根基

化屋有“三宝”:黄粑、黄姜、黄牛。

近年来,化屋村充分挖掘独特的资源禀赋、文化底蕴、技术工艺、地方特色,把传统的化屋“三宝”精心培育成远近闻名的“三黄”产业。

黄粑是游客来到化屋必“打卡”的舌

尖美味。化屋村将口感软糯香甜的传统美食黄粑,进行标准化生产、包装和品牌化营销,不仅供游客采购,还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全国,成了化屋的一个产业品牌。目前化屋村有黄粑加工厂2个,日产黄粑2000余公斤,年销售额达240万元,直接带动50余人就近就业。

“化屋小黄姜口感好,销路根本不愁。”村民杨守金这几年仅靠种植小黄姜,年均增收三四万元。目前,化屋村采取“合作社+种植大户+一般农户”模式,种植黄姜230亩,开发姜甜酒、姜酵素等衍生产品,解决60余人就近就业。

此外,化屋村还主动融入黔西肉牛养殖产业链,采取联村养殖、“短养快销”的方式,发展了黄牛养殖400头,带动协议养殖农户增收。

黄粑飘香,黄姜葱郁,黄牛欢腾。“三黄”产业稳健发展,筑牢了化屋群众的幸福根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曾经藏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化屋村,已蹚出一条“传统产业品牌化、联村共建链条化、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乡村振兴之路。

这个“悬崖下的村寨”,襟抱一江碧水,奔向美好未来!



外国游客在化屋村体验苗族打糍粑。

源起洞泉大江生

□贵州省毕节日报社记者 邹佳芮 雷昶 胡然

说是洞,确切地说,石缸洞该是一眼泉。山色青青,水光潋潋。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盐仓镇营洞社区中山岭脚下,泉水从一个形似石缸的洞口汩汩涌出,石缸洞因此得名。

而石缸洞,终究是不凡的。水声潺潺,清波荡漾。很难想象,这水,居然能够绵延千里,且变得气势如虹、波澜壮阔。

这里,便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贵州的母亲河乌江的南源三岔河源头所在。

青山证躬耕

8月12日,天刚亮,年过古稀的赵康义就已经穿过了核桃树林,来到离家不远的石缸洞。在这里,老赵总是看不够。

为保护石缸洞,当地政府特意修了亭子来罩护,柱上刻有对联:“乌江代有人才出,源头天生活水来”。一旁的《乌江源碑记》记述了乌江的源流与变迁:“磅礴乌蒙,壮哉乌江。一泻千里,自此滥觞。出威宁,贯黔中,抵涪陵。纳溪聚流,汇入长江……”

在老赵的记忆里,三岔河曾是另一番光景:“山上光秃秃,大雨一冲,泥巴全进了河沟,水浑上好几天,地也种不成。”为扭转生态困境,2002年,营洞社区原党支部书记苏吉章号召村民们响应国家政策植树造林。

动员会上,老赵道出担忧:“我们这里是个夹山沟,山坡留不住土,只有石头往外‘长’。这地越来越薄……树种下去,真能活吗?”

“政策这么好,一人负责管一块地,有啥干不成的!只有种上树,才能护住土,守住庄稼。”村民李世明第一个领来华山松树苗,深一脚浅一脚就往山顶走。

见有人行动,老赵心一横:“不管了,先种再说!”旋即扛起锄头,快步跟了上去。在他们的带动下,700余名村民在乱石堆里挖坑、刨土,历时3个多月,不知挖断多少把锄头,终于种下625亩华山松。

“平时松土、除除草,碰上旱季就要去几里外的三岔河背水回来浇树。”后期管护,李世明和大家不敢松劲。

社区招募护林员,李世明再次站了出



营洞社区石缸洞泉水清波荡漾。



营洞社区一角。(岳刚摄)

来。每年春节前后,鞭炮炸得震天响,他最是紧张,几乎昼夜不离山,直到确认没有一丁点火星隐患才肯回家。

渐渐地,成片华山松翻涌绿波,用根系牢牢锁住土壤,用树冠和落叶层涵养水源,成为一道生态屏障。就算碰上大雨,石缸洞流出来的水仍然清冽。

林深问新路

如今的乌江源,一泓清泉自山中涌出,欢快地向长江奔流而去。不同的是,粗放利用的模式已经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保护与发展齐头并进。

过去单种生态林,老百姓的腰包鼓不起来。营洞社区果断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一部分经果林,将生态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2015年,沿三岔河种下200亩玛瑙红樱桃。2024年,又引进了车厘子。

住在三岔河上游的苏远柱是樱桃大户。“起初,树苗存活率低,10多亩地折腾了好几回。”稳产后,每年有上万元收入,他建起了一栋漂亮的小洋楼。

这段时间,身边种车厘子的人越来越多,苏远柱很纠结:自家樱桃都忙不过来,但

车厘子又比樱桃收益更好,要不要扩地,也种点车厘子?

8月13日一早,苏远柱再也坐不住了,决定亲自去考察。大约15分钟,他来到刘自昌家门口,开门见山:“刘哥,车厘子种得咋样了?”

刘自昌家门前1米多高的车厘子树林内,传来“咔嚓”声,老两口正忙着修枝。刘自昌探出头:“你进来看看!”

果树枝叶茂盛,苏远柱侧身才能通过。眼见喜人长势,他心里隐约有了答案。见状,刘自昌停下动作趁热打铁:“我去社区了解过,车厘子产量、单价都不输樱桃。这棵树苗通通成活,管护也不难。”

“我这就去找支书,要点苗来种。”苏远柱打定主意。

据社区最新统计,当地种植玛瑙红樱桃700余亩,辐射186个种植户,年产值55万元;车厘子种植面积近700亩,吸引150户村民参与“实验”。

河岸绿意愈浓,新苗奋力蹿高,营洞社区又将目光投向旅游。

自上世纪80年代有关学者经过千里寻踪,在营洞社区认定乌江源之后,这个深山小村便声名鹊起,不时有访客来到石缸洞

边,手捧清泉,以致敬意。

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路,盐仓镇将乌江源作为保护性开发的旅游项目,促进乌江源水源保护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2024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威宁自治县营洞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已通过审批,投资1000余万元的“乌江源头水源涵养与生态治理项目”正式启动。

山水清朗,令人心旷神怡。营洞人走上了新的产业赛道。

同心护源流

接连几场雨,三岔河水位涨了不少。营洞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赵海照例去巡河。

他是“90后”,任职时间虽不长,花在巡河上的精力却不少。

近些年一到夏季,赵海总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访客专程前来,乌江源人气高涨,带动了当地旅游;忧的是人越多,河流被污染的风险也随之升高。于是,爱河心切的赵海变得十分忙碌:巡河频率增加到每天两次;反复组织院坝会,劝导村民禁牧、禁渔、不乱扔垃圾。

河水变得越来越清亮,归根结底是人的

变化。

沿着河道,60岁的护河员秦金连走在前面,记者紧随其后。

她的装备简单:火钳、捞竿、蛇皮袋。每天往返4公里,捡拾垃圾5个多小时。火钳深入过膝草丛夹起废纸,捞竿探向水面捞起打着旋的枝叶。

营洞人世代依水而居。曾经,村民洗衣洗车、排水排污,靠的都是家门前的三岔河。随着退耕还林、河道治理的持续推进,群山复绿,清波重现,经果林产业效益显现……村民真切感受到好处,观念也在悄然转变。

“几年前,我才走到河中段,垃圾就要捡两三袋。现在你看,连个塑料瓶都找不到。没人敢往河里乱扔东西了”村里只有秦金连一位专职护河员,却有成百上千的村民自发监督。途中,与偶遇的村民随意闲聊,无论来自哪个村组,话语都带有几分自豪:“我家就在乌江的源头。”

营洞人认为:“河流之道,即生存之道。只有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指引,将绿色基因融入发展血脉,乌江源的涓涓清流便能不舍昼夜,大江大河方能生生不息。